

# 张笑天文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20

# 张笑天文集

电影文学剧本卷（二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笑天文集 . 电影文学剧本卷 . 2/张笑天著 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2.9

ISBN 7-206-04058-6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—文集②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696 号

## 张笑天文集(1—20卷)

---

著者	张笑天	封面设计	尹怀远 为民
责任编辑	包兰英	责任校对	陆雨

---

出版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0431—5649710
	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	
发行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
制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	0431—5637018
印刷者	长春新华印刷厂	

---

开本	850×1168	1/32	印张	435.75
版次	2002年9月第1版			
印次	2002年9月第1次印刷			
字数	11320	千字	印数	1—3 000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058-6/I·239			
定价	1380.00元			

---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# 自序

我喜欢喝茶，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，上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人生有如饮茶，第一杯是青春，甘甜；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，苦味甚浓；喝到最后人也老了，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，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，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甜果也好，涩果也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，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。

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，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，尽管它有五百多部（集）、几百万字。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。何以如此？我一向以为，影视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，它早已荟萃了导演、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，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。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，那才是你所专有，打不上别的标签，不论其优与劣、好与坏，你都得认账，你尽可以敝帚自珍，与别人无涉，苦乐甘甜自得其乐。

人都是要做梦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。梦既是荒诞诡谲的，也是飘忽不定的，聚则成形，散则化为乌有，有的时候梦也

能尘埃落定，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。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，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。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“谈文色变”的地步时，我结识了李守田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语文教员。此公有才华，文学功底厚，不过有点桀骜不驯，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，才气四溢，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，迄今犹记得有“常慰谪仙居隔壁”之句，他立即回了一首，有“愿同黄宇学敲钟”之语，诗文往来，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

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，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36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几乎断送了我，“一本书主义”、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，他劝我不要气馁，不要指望一鸣惊人，文学既然是爱好，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。这话打动了，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世事浮沉，春光易老，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。1965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种瓜记》，以及70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今天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，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。

歌德曾经说过，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，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。我需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。他说得多中肯啊！多少年来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，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他们才是我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真正有素养、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常常有如含羞

草。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。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，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。我一向宣称，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，尽我的能力就是了，我做不到天马行空。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，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。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，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。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，而是坎坷的经历，甚至包括灾难。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、挫折、彷徨、迷惘、欢乐、成功，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，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。

但人生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，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。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篇篇，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。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，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，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。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，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。综观历史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，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？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，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从事创作以来，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，有笑脸、鲜花、掌声和奖杯，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视之为平常事。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：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宠辱不惊。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，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

一生的减勉。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，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。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，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，这很可悲。

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，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，也不存非分之想。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，后来逐渐成瘾，欲罢不能。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，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，那么，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去寻找你的乐趣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计较它做什么？我常常去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，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，我很满足。我为他们而写作，为他们而活着，值得。历史、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！

《老子》曰：“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不知你观察过没有，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，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，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。那你还争什么？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，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，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，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这套文集共 20 卷，凡 1 200 万言。如果没有杨海泉、荀凤栖、蓝军、周殿富、胡维革、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是不可能问世的。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，借此机会一并致谢。

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，这当然是一番美意，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。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，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，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！

写完了上面的文字，又觉淡泊无味，不知所云，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。读者想吃瓜，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，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。

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。

张笑天

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



# 目 录

枫叶的故乡·····	( 1 )
重庆谈判·····	( 87 )
远离人群的地方·····	(196)
末代皇后·····	(280)
世纪之梦·····	(352)
关东女侠·····	(442)
天 鼓·····	(488)
明 月·····	(549)
天 使·····	(602)

# 枫叶的故乡

## 上 集

命运使我们成为兄弟，谁能单独生活在人间？  
我们对别人生命所有的奉献，都将回到我们自己的  
生命中来。

19世纪中叶淘金者中的诗人—爱德温·马克汗

## 序 幕

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。雄浑壮丽的落矶山脉像一条莽莽苍苍的巨龙，起伏蜿蜒，向北美大地的纵深地带伸展开去。

震耳欲聋的打击乐声中，镜头摇过9月的山麓和河谷，积雪的山峰仿佛戴着巍巍王冠。

烟尘在视野的边际冲天而起。

呐喊声、马蹄叩击大地的声音，正混合在打击乐的声浪中扑面而来。

与烟尘、喧嚣成鲜明对照的是弗雷泽河谷地域的安宁、恬静。

弗雷泽河翻腾着浅浅的波浪，越过卵石滩，向北面的天际流去。这里到处是类似弹坑模样的沙坑，四面圈着木桩，河畔摆列着各种形状的长槽、木盆和挖沙用具。三三两两散布在河谷山脚沙坑中的人们正在用最原始的办法淘金。

呐喊声，皮鼓声越发激昂、响亮。

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从沙坑里跳出来。他穿着一件法兰绒西式衬衫，露着古铜色的胸膛，脚上穿着一双皮制的矿工靴子，顺着他手拄十字镐的前胸向上摇，我们从他那黄色的皮肤，盘在头上的辫子，以及东方人眼睛里特有的安详和宁静中，不难认出这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淘金工，他叫黄戴星。

显然，充耳的皮鼓声与令人胆寒的厮杀声，间或出现的火枪的射击声，陡然地吸引了黄戴星的注意力。一颗又一颗华人的、爱尔兰人的头也陆续从各个金坑和在河里辟水的地方冒出来，人们登上高阜处，在阴郁的柏树下，向尘埃起处张望。

现在，长焦镜头正把我们推向鏖战的战场。马嘶人吼，箭飞枪鸣，这是一场现代与原始的搏斗。

一队骑着高头大马、身穿红条马裤、红色上衣的皇家骑兵，正挥舞马刀往来驰骋，在如汤浇蚁穴般的印第安人中间挥刀斩人，开枪射击，许多赤膊弯弓的印第安人中弹倒地。

骑马雄踞高阜的亚伯西印第安酋长头上戴着插满羽毛的帽子，穿着树皮条圈裙，胳膊上、颈上都套着许多丁当作响的饰物，脸上涂满了以铜绿为主的各种色彩的图案，他的族人也同他一样，个个文身、文面。

一个浓眉大眼、头上插满野花的黑发印第安女郎都都挽弓搭箭，骑马立于她父亲的一旁，这个有着惊人美丽面庞的女性，由于半裸着腰身，显得相当性感。

亚伯西酋长的族人扔下一片尸骨，在一片啸叫声中，狼狈溃退下来。

亚伯西酋长怒目圆睁，突然大吼三声。这声音之大，居然震得追杀而来的皇家骑兵为之怯步。

皇家骑兵的后面，在一株巨大的枫树下，有几个风度翩翩的人颇为悠闲地骑在马上，有的叼着烟斗，有的脸带微笑，有的拿单筒望远镜瞭望。

身材矮小过早发福的海内·罗宾逊，穿一身戎装，此时放下望远镜，对他身旁又高又瘦、蓄有两撇小胡子的考斯木斯说：“省长大人，如果你不采纳我的建议，不把印第安人赶回保留地，你的太平洋铁路将永远是画在纸上的两条直线。”

考斯木斯在银马鞍上磕了磕烟斗，道：“这并不归功于海内先生的提议。如果我们不开杀戒，岂不是更好！难道你这太平洋铁路总监一定要把杀人和修路联系起来？”

海内马上反唇相讥：“我可以辞去铁路总监还去指挥我的皇家骑兵，可你修不成西段铁路，却无法向约翰·麦克唐纳首相履行诺言。”

考斯木斯用马鞭抽打着自己的高筒马靴，极为轻松地说：“我对麦克唐纳爵士的诺言，谁都不会忘记。如果首相收回款项，那我就退出加拿大自治领，去加入美国联邦。”

海内摇摇头，不得不服输。

衣冠楚楚的太平洋铁路总裁安德鲁·昂德堂克打圆场地说：“我是荷兰人，如果你们争执不下，那我把太平洋铁路变成北欧铁路，修到阿姆斯特丹去。”

几个人都笑起来。红得透明的枫叶在他们头上簌簌作响，轻轻地摇晃着，马前是枫叶的旗帜，旗帜正引导着骑兵举起火枪。

淘金坑上，黄戴星正在观望，他的父亲黄财也停止了车水，洗了一把手，走到儿子身边来。

亚伯西酋长又是大吼三声，晃动全身，金属和非金属饰物发出丁当声音。

巫师举起熊熊火把，赤足跑到队伍前面，扭动着腮帮子，念着无人能听得懂的咒语。忽然，他把火把伸向自己的嘴，深吸一口气，那火焰被吸进巫师的喉咙中，吸得呼呼风响。

巫师掷去了火把。所有使矛的、弯弓的印第安人立刻讷讷地念动咒语。

只见巫师噗地一口，一团又一团的火龙从他口中喷涌而出。

酋长又是撼天动地一声吼，他的女儿都一马当先，冲出阵去。随后有如山崩海啸，印第安人参差不齐地高声怪叫着向前冲去（打字幕：雷鸟显灵，刀枪不入）。

面对这阵势，皇家骑兵队伍引起一阵骚动，官佐几乎压不住阵脚。

海内拔出左轮手枪，向天空放了一枪，驰到骑兵前面，大声道：“让我们试试，印第安人的咒语能不能让他们刀枪不入！”

一军官高呼口令，所有骑兵在马上举起枪。瞄准镜和准星之间，印第安人正潮水般涌过来。

“预备——放！”

随着口令，一排子弹泼雨般泼过去。

一排印第安人踉跄仆倒，其他的同族同伴犹豫了一下，马上又高声念着咒语向前冲。

都都冲在最前面。巫师赤脚，披头散发，张开双臂呼叫着越过一个个尸体，高叫“刀枪不入”往前冲。

又是一声口令：“拉枪栓！”树林般的枪举起来。海内的左轮枪枪口慢悠悠地转动着，始终跟踪着跳跃前进的巫师。

一声清脆枪响，巫师向上跳了跳，胸口溅出血来，他在胸前抹了一把。又一声枪响，肚子里的肠子流出来，他仍踉踉跄跄向前奔跑着，从地上薅了一把草，塞在肚子上，依然高叫着奔跑。

一排枪响，如一阵急骤的冰雹扫过。

印第安人成片倒下。巫师倒地。

酋长也中了一弹，他摇晃着落马，浑身是血，他看见海内正得意洋洋地吹吹冒着蓝烟的枪口，然后把左轮枪插回枪套。

垂死的酋长半跪草地上，从一个死者手中拾起弓箭，搭箭在弦，瞄准了海内，已经快拉满弓了，突然倒地死去，箭射空了，他死不瞑目。

四蹄生风的马旋风般扫过来，都都公主从马上一哈腰拾起父亲手上那把沾满了血的硬弓，紧握在手，从背后箭囊中摸出一支红羽翎箭，扯满弓，瞄准海内一箭射去，只见海内大叫一声，应声落马。海内躺在地上忍痛拔去左臀翎箭。

都都公主带着簇拥着她的部众，落荒向落矶山峡谷地带退去。

上弦月凄凄凉凉地悬在夜空。

清寂的月色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屠杀印第安人之后那目不忍睹的现场。山坡、草地和河畔，到处死尸枕藉。

在月色下，大约二三十人在挥锹埋葬死者。为首的是黄戴星，他正和老父亲黄财把死尸一具具地抬到一个废弃的金矿坑中，然后默默地同大家撮土，一锹锹把死人盖起来。

月光照射着这些善良的中国人的脸。一阵马蹄声响起来。黄戴星扭头望去，盘山小路上走来七八个人，都牵着马，马驮子上驮着一些长短不齐的东西。

华人们静静地望着来者。

第一个牵马的是铁路测量工程师堪彼·帕金斯，中等身材，瘦削的脸戴夹鼻镜，一副学者模样。再看看他的随从们，也都是和善善的书生样，而且可以认出来，驮在马背上的都是标尺、水准仪、三脚架之类的工具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在淘金？”堪彼首先打破了沉默。

所有的人都没有应声，三分仇视地望着这批白人。

当堪彼的目光接触到沙坑中那些半掩半埋的印第安人尸骨时，浑身上下似乎震颤了一下。

还需要说什么呢？在歧视与血腥之下，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。

“晚安，好心的中国人！”堪彼第一个拉马离开这里，他扔下这么一句话，“你们的善良会得好报，上帝看得见你们在干什么。”

膀阔腰圆的淘金工修德明朝堪彼的背影吐了一口：“呸！可你们白人杀人，上帝却没看见。”

风声簌簌地扫过，有几片红枫叶飘落大坟里，也有几片零落于弗莱泽河水中，在溶溶的月色中，在清白的河水中缓缓流去。

一座巨大的荒冢像一座山头立在大枫树下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都都公主带着大群亚伯西部族的人静悄悄地来到了华人背后。他们抬着山牲祭品而来，面对新攒起来的“万人墓”，都愣住了。

都都最先明白了一切。她走到黄戴星面前，盯视他良久，突然跪下去匍匐于地不肯起来。印第安人全都趴在地上，只见一片羽毛在抖动。

黄戴星与同伴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慌忙弯下腰去，把都都扶起来。

都都满眼是晶莹的泪花。她当着众人的面，解去胸罩，露出一对硕大丰满的乳房。原来她的胸罩上面缀满了木雕的图腾，古朴而精巧，她把它捧给黄戴星。

面对裸露在眼前的乳房，男子汉黄戴星一时羞得无地自容，

赶紧掉过头去。

都都固执地转到另一面，坚持把她的胸罩送给黄戴星。

黄戴星索性躲到人群中去。都都追过去。同时跪在地上的印第安人发一声喊，有如山崩地裂，吓得华人面面相觑。

这时，念过几年私塾、肚子里有几滴墨水的顾云芳走近黄戴星说：“知恩不报非君子，古有训，投我以桃李，报之以木瓜，她送的虽说是女人用的不正经的玩意儿，毕竟是好意，收下算了。”

黄戴星不语，目视父亲，父亲吐了一口唾沫，叨咕道：“这红番，真生性。”

黄戴星偶一闪眼，望见都都那一双眼巴巴的瞳人里，泪光一闪，泪水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在两颊滚动。

黄戴星终于于心不忍，伸手接过了都都公主所献之物。他刚一接到手，那群为女主人跪在地上的印第安人立刻跳起来，雀跃般欢呼，不知口中喊了些什么。

火把亮起来了，成千上万。印第安人且歌且舞，围着巨大的坟山转来转去，他们每个人都折了一枝红枫叶插在头上的羽毛叶中，他们身上的串铃在响，巫师们手上的羊皮鼓在使劲地敲。

大枫树下，那些善良的中国人，抽着他们从大洋那一岸带来的短烟袋，抽着苦涩的旱烟末，透过缭绕的烟雾，望着火把与艾木篝火中跳舞的人们。

年龄最小的华工黎阿三捅了一下眯着眼抽旱烟的修德明，问：“这落矶山，原来不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地方吗？”

似乎陷入沉思的修德明不做回答。

黎阿三又去问黄戴星：“白人为什么要杀红番？”

黄戴星若有所思地拍了拍黎阿三的颈项，叹道：“只因为他们不是白人，是有色人种。”

“那，我们中国人不也是有色人种吗？”黎阿三的天真发问，



虽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华工的回答，却可以从他们的表情看出，这个问号已经深深地传到了每一个漂洋过海寻求生路的中国人心中。

篝火在升腾，火把在穿梭般跳跃，一片又一片的红枫叶像从茫茫宇宙中散落下来，落进清澈的弗雷泽河水中，在如华的月光映照下，泛起一团又一团红红的影子。

在耐人寻味和舒缓、抒情的音乐声中，从流水和红枫叶中升起片名：枫叶的故乡

当然是充满浓厚民族风味的音乐。乐声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飘来，又似乎是在人们心头荡过的一阵春风。

在以下背景拉出演职员表。

天是蔚蓝色的，云是片状的，像一条条少女的纱巾被阵风卷上了天空。

清幽幽的河水泛着轻轻的涟漪，映着白云的倒影。远处层层叠叠的落矶山脉，雪罩峰顶，枫染山麓。

在临近河畔的地方，高低错落地坐落着许多淘金人的“领地”，用木桩拦起来。河滩上有蓄水用的翼闸，有抽水用的水车、戽斗，有十几尺长的长槽。

这里呈现出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。

## 1 弗雷泽河上游废金坑 日

打着漩涡流过来的河水，哗哗地响着。几片红枫叶在漩涡中回旋。

一股活水急速地被一片木板桨叶带起来，镜头升起，原来这是纯粹中国南方所特有的车水用的四踏板式水车。

黄财老汉赤着上身，两只赤脚，机械而灵活地轮换踩着四个踏板，把清清的河水车到长木槽中。

长槽旁，黄戴星正汗流浹背地淘金。他把堆积在一旁的沙金